

國王的王國



N

張資平著

利文第三世有兩位老師傅，一名澁多羅，一名布爾東。他們兩人都是白鬚飄然的老臣了。前者是國王利文的忠實的臣僕，對於國王之行爲，稍有錯誤，即加指摘，他是想把國王造成一個聖明的賢君；他常常流着眼淚，提出利文二世的業績來勉勵及規勸國王。後者的布爾東只是想國王多給點錢給他，無日不在爲國王歌功頌德。他對人說話口口聲聲都是說“聖天子在上…”，所以澁多羅常常罵他是“逢君之惡”，而利文三世也常常笑着對他說：

“布爾東，你是我的一條老狗，——忠順的老狗啊！”

國王還沒有結婚，便有了情婦。這個風聲早傳播到全國了。但凡是國民，誰也不敢加以半句話的批評，因為王室是神聖不可侵犯的，規定在憲法中了。若有臣民對於國王有所批評，那就是犯大不敬之罪了，不處死刑，也處無期徒刑。譬如從前有一個學生在說笑。

“王后是個美人兒，國王每天夜裏不知怎樣的銷魂啊！”

但給警察聽見了，捉了去，送到法庭判處十年的徒刑。還有一個社會主義者也無意識地說了一句：

“王國是個不必要的。……”

他因此也被處判了無期徒刑。

夏始春餘的一天下午，三點半鐘的時分，溫多

羅和布爾東從晝寢起來，打着呵欠，走到侍講官房裏來，專候着國王高興時對他作政治上或學術的垂問。

他們兩位老臣呆坐了半個多鐘頭，不見宮裏有什麼話傳出來。他們有些不耐煩了，又連打了許多呵欠。他們都覺得這樣地伺候國王的職務是十分枯燥無味的。

“名義上是當國王的先生，其實和守門犬一樣。不是要養活一家人，我早就提出辭表了。”

布爾東常在這樣想。同時他想把他的意思說出來，但又怕那個頑固而精忠的濫多羅叱罵。因為他的頑固程度，有時竟至于流着眼淚進諫國王的。

又等了一會，一個年輕貌美的馬車夫從宮裏走了出來。他那個大搖大擺的樣子，真叫濫多羅看見後，眼睛裏要冒火。

“丁明……”

布爾東看見那個馬車夫，忙叫着他打招呼，因為他知道丁明是皇太后的寵人。

丁明不很高興睜他們般地，略翻轉頭來望了望他們，也笑了一笑。

“你們回去吧。陛下不在宮中了。……”

“陛下到什麼地方去了？……”

布爾東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就聽見澀多羅在罵他了。

“你瘋了麼？儘向他問聖上的起居怎的？”

“他知道聖上的起居比我們詳細，問他有什麼不好呢？”

布爾東笑着反問澀多羅。

丁明吹着口笛走向外面去了。

“那是穢亂宮廷的下流種子。我們是帝王之師。怎樣可以和他交談，失了我們的身分！”

澀多羅看不見丁明的影子後，才這樣地對布

爾東說。

“你怎樣又不敢鐵面無私地去當面責叱他呢？
哈，哈，哈！”

“.....”

澀多羅給布爾東這樣一說，氣得翻着一雙白眼儘凝視着他。

“他是太后的寵臣啊！.....”

“就是怕他在宮裏頭嚼舌。.....”

澀多羅才說了一句，便長歎了一口氣。

“陛下是一位孝子，什麼事體都要商准太后之後，才批准施行，而太后則取決于這位小東西！...”

布爾東還沒有把話說完，澀多羅又長歎氣了。

“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！.....”

“太后的事我們可以不問。只是陛下差不多每天都微服到東林酒店去，未免失了王室的威嚴，要想個辦法才好。譚老，你的意思怎樣？”

“我是主張把那個妖精拘禁起來，或放逐出外國去。他們內閣又不贊成，叫我還有什麼辦法呢？”

澀多羅說了之後，再長歎了一口氣。

“我想快爲陛下選后，舉行婚禮。也是一個辦法。……”

“選后還不是這一個形式。王室事務所早決定了兩個皇后的候補者，以外的只是按例規填一個冊而已。……”

布爾東不等澀多羅把話說下去，便問：

“兩個候補者？是那兩個？”

“陸軍上將彌穆公爵的大小姐。……”

澀多羅的聲音放低了一點。

“還有一個呢？”

“忙什麼，讓我說下去吧。”

性情那樣堅苦的澁太傅也居然笑起來了。

“……還有一個更不好。但是彌穆家的小姐，

我也未能表示贊同。”

“.....”

布爾東點了點頭，表示暗默的領會。

“彌穆家的大小姐就不如二小姐好。不過二小姐的歲數小了一點不合格.....”

“你且告訴我，還有一位候補者是那一個？”

“財可通神！.....”

“是不是塔瑪伯爵的小姐桃美麼？”

塔瑪伯爵是穢蕪國的一個財閥，在前內閣曾任財政部大臣。現在不問政治，只專心經營他的商業了。

“如果是塔瑪伯爵的小姐倒好了，她是有名的德容兼備的女性，我也最贊成。可惜王室事務所的人盡都是軍閥的走狗，而又好貨。那些美國留學生之拜金病及畏權勢，真是無藥可治的了。”

“是不是卞德侯爵的小姐？.....不對吧？”

卞德侯爵是現任內閣商務大臣。也是一個資本家。

“不是的。第二個候補者是哈憲的小姐。……”

“是不是那個綽號猶太人的哈密男爵麼？”

布爾東說了後哈哈地大笑起來。

“是的。……哈密本人雖然討厭，但是他的兩個小姐都算不錯。他的大女兒名叫蘇菲，第二個女兒名叫蘇英。尤其是第二個女兒生長得好，性質也高尚。只可惜他們的父親的身分差了一點。一個猶太式人的商人怎麼可以當國丈呢？”

“但是他富甲全國啊！”

“他的本領不只是甲富全國，他和白桂海軍元帥有我們所想像不到的交情。他公然敢和彌穆公爵競爭當國丈，完全是靠白桂元帥做後援，並且也捉住了彌穆家小姐的弱點。……”

“那不錯。白桂元帥和彌穆公爵是死對頭啊。

彌穆家的弱點一定是由白桂元帥那邊指摘出來的。哈密本人沒有那樣大胆吧。”

“那當然！……”

“王后候選者應當有三名，照憲法的規定。還有一個呢？是不是塔瑪伯爵的小姐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澀多羅搖了搖頭。

“誰呢？”

“就是那個有名的妖婦！”

澀多羅說着，一面捋着鬚，一面頻頻地點首。

“那個迷惑陛下的莎麗？”

“不錯！”

澀多羅點了首後，又長歎了一聲。

“她真是神通廣大呀！怎麼樣獲得了候選者的資格的呢？這非反對不可！老夫也要向陛下直言正諫了！”

澁多羅點了點首表示同意後，又說：

“她拜認了琪澤親王做乾爸爸，你不曉得麼？”

“有這回事？她怎麼上了琪澤親王之門的？”

“明辣議長那位男爵介紹的。親王只和她見了一面，就答應她做乾女兒了。真是老朽昏庸啊！”

他們兩位老者在侍講官房裏談了一回話之後，都打了一會瞌睡。等他們睜開眼來看時，那個丁明吹着口笛又從外面進來了。

“丁明，你到那裏去了來？”

布爾東看見丁明，又趕忙在臉上堆着笑容問他。這叫澁多羅看見又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“到宗澤子爵家裏去了來。太后今晚上要請他進宮去，有話商量。……”

丁明的樣子很高興般的，走向裏面去了。

他們知道宗澤是太后宮事務官之一，也是太后的一個寵臣。

“大概太后今晚上又要開一個園遊會或跳舞會了吧？”

布爾東微笑着向澀多羅說。

“就開什麼會，還會招待到你麼？”

澀多羅冷笑了一聲。

他倆間再沉默了一忽。布爾東取出懷中的時錶來看，差十五分鐘就要响五點鐘了。

“我們回家去吧。怎麼陛下那裏沒有什麼諭旨下來呀！”

布爾東說着打了一個呵欠。澀多羅看見布爾東的那樣疲倦的樣子，表示出一種苦澀的神氣，望了他一眼，立即背過臉去了。

“回去吧。”

布爾東再催促澀多羅。

“不等到諭旨下來，不得離開這個官房一步，就會死，也該死在這裏。……你是個不忠……”

布爾東給澀多羅數罵了後，只作了一陣苦笑。但也只好再等一下。

果然等到傍晚的時分，才看見一個美少年從宮裏走出來。布爾東認得他是國王宮的一員事務官。他們兩老人知道是諭旨來了，不約而同地忙向着那個青年深深地鞠了一鞠躬。那個青年並不回禮，作立正的姿勢，巍立在他們的面前，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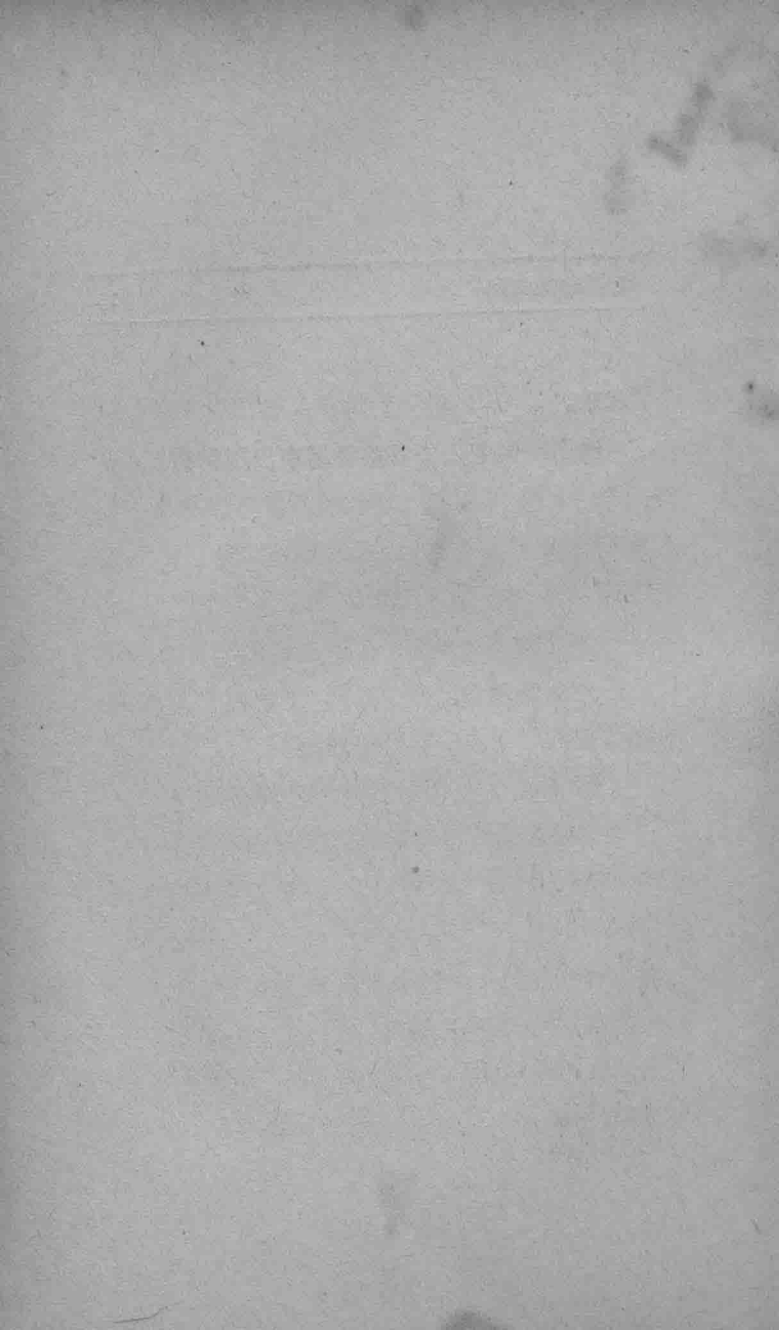
“本官奉上諭：朕今日下午有柳湖之遊，卿等本日所應進講之課，暫行休講，——此諭。”

他們兩老人聽着那個青年宣讀了上諭後，再向着他鞠了三個躬。那個青年才微鞠了鞠腰，回答了半個禮。

兩老人看見那個青年微笑着轉身進去了後，才一路走出宮門外來。前面是一面很寬廣的園林，便是御苑了。他們的馬車夫都遠遠地蹲在近苑門首的一株大樹之下，看見他們的主人來了，便都立

了起來。

他們兩個老人便各乘着馬車出了御苑。



二

馬車出了皇城便是一個廣場。廣場之南是一條有電車的大馬路，走向東西，橫過了電車道再向南行，也是一條寬廣的大街路，直達總車站。但在廣場之東也有一條比較僻靜的街道，是通至郊外的住宅區的。所有學校也多在這一邊的東區。

“老爺！……”

馬車駛出廣場上來後，車馬夫阿達勒住馬韁，叫了他的主人一聲。

“什麼？”

布爾東反問他的馬車夫。

“到那裏去？”

阿達笑着再問他。

“此刻時候還到那裏去。回家去呢。”

“回太太那邊去，還是二太太那邊去？”

“回老家去！”

布爾東的聲音有些高辣了。

“……”

阿達不敢再出聲了，忙揚起馬鞭，趕向他的主人的老家裏來。

布爾東的住宅是一所舊式的二層建築的洋樓，門前有一個很寬的院落。他老家人在院落裏下了馬車，便看見一個中年的女僕出來迎他。因為他是國王的師傅，所以在家裏平時也十分重尊規矩，儀節極其嚴肅的。他每天由宮裏回來，他的太太和小姐，公子們都要出來站班迎接他進去的。但是今